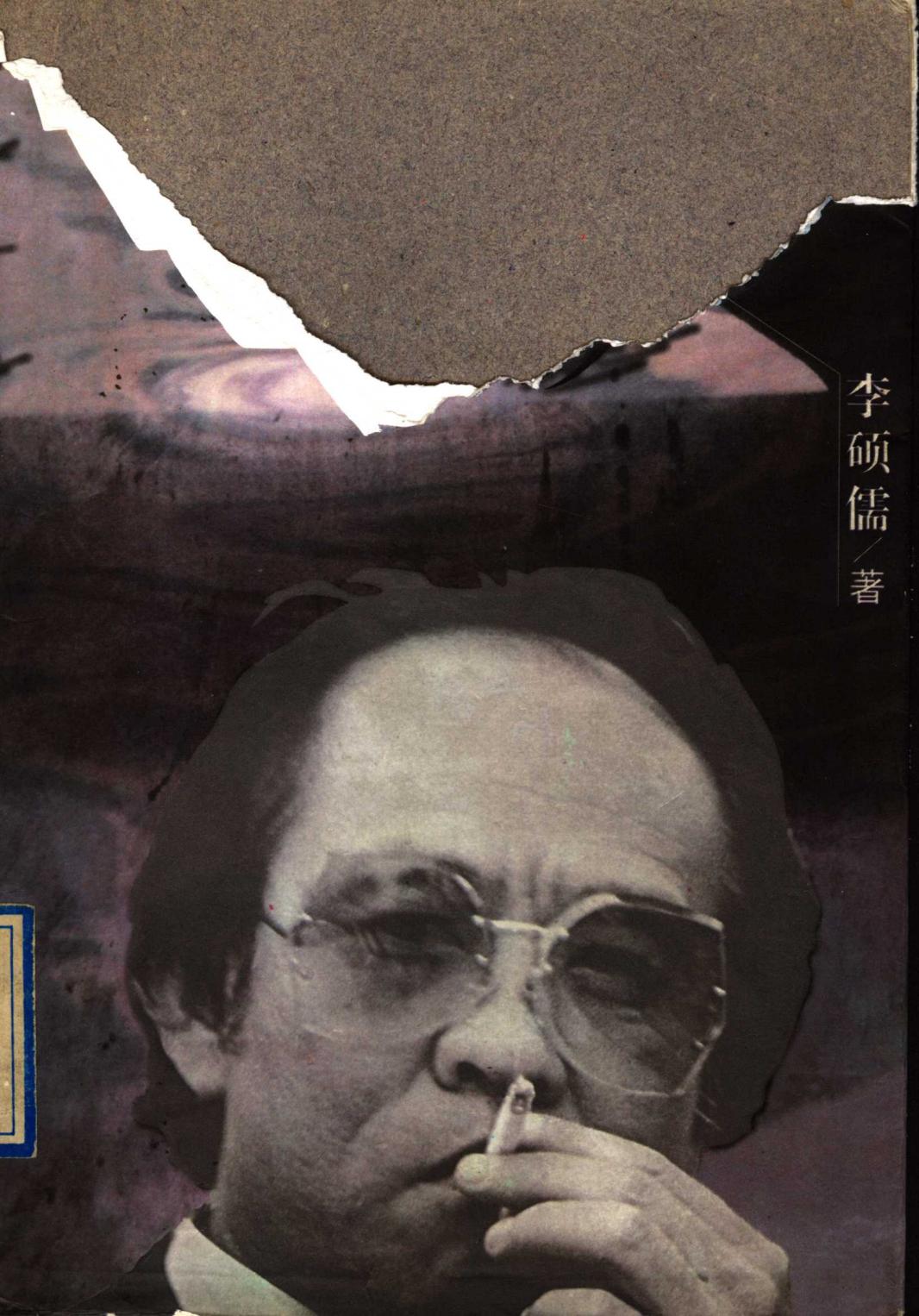


李硕儒／著



浮生三影

李硕儒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三影/李硕儒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2

ISBN 7-5006-2351-8

I. 浮… II. 李…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N.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9653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顾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12·5 印张 247 千字

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5.00 元 (平) 20.00 (精)

## 自序 答案半生，碌碌庸庸，看看生命的韶华日减，总不免生出几许苍凉。

为了这支笔，曾经颠沛漠北——在内蒙古那座边陲小镇寂寂 10 年；为了这支笔，至今孤旅苦索，未知所终……

然而自始未悔。因为在文学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自己的所爱所鄙所取所弃，这或许就是文学中人的丰饶与富有。这些丰饶和富有时时足以使他们睥睨物质的权贵与浮华，张起更强大的精神支撑那些与生俱来的清贫与淡泊。我至今庆幸的是自己终可成为忝列其后的一员。

常以为自己很富有，富有到非把所思所历写成文字“炫耀”世人不可。我的“财富”之一是我的那些有才情有品格有成就有见地的朋友。与之比肩在世，常因他们的光华减却一己的黯淡，更会因他们的丰富弥足自己的干瘪。于是把陆续写就的他们汇入此书，是称“人影”。影者，影像也。每个影像都是一个世界一部历史，众多影像汇集成本书，就是想告诉读者一个大千世界一部丰饶的历史；我的“财富”之二是我的缕缕情思瓣瓣心曲。它们或许不无平

俗不无琐细，但却寄寓着我的率真我心的搏跳，收入书中部分是称“心影”。心影者，心痕心迹也。所以一并兜出，无非想与读者心心相见心心相汇；我的“财富”之三是我对人对事对艺术对文学对世间百态好恶取舍的评说。既为一家之言，偏颇悖谬自不可免，但既已说出，总也可言之成理，是曰“世影”。世影者，世间百态也。既然是献给读者，亦是想与读者共评说，且奢望征得读者对我的评说的再评说。“三影”汇集也是“三心”交汇，此书故曰《浮生三影》。

既将此生称浮生，自难掩其生之贫困与浅陋。常常地，与“富有”相伴，我会感到贫困得饥肠辘辘，那是在思维枯竭，才情凋蔽，话语荒芜，情感孤瘦的时候。这时，就像踯躅在一片贫瘠的荒原，见不到绿，见不到水，嘶哑得大声高叫，那大片蛰伏的荒沙仍是寂寂地蛰伏，没有一丝波纹一丝回声……我只能喃喃，喃喃在心里，喃喃在纸上。干枯的喃喃自然无声无色，更不见灵动与丰彩。

然而，我还是要把这富有与贫困一并献给爱我和我爱的人们，献给不忍弃我的读者。

**自序****人影****章含之**

沧桑依旧 ..... (3)

乔章写真情 ..... (9)

琼宇风寒 ..... (14)

**梁衡**

从小溪到大海 ..... (46)

**龙四公子**

龙云和他的子孙们 ..... (59)

**张暖忻**

初涉影坛 ..... (78)

前尘碎影 ..... (82)

**李金斗**

中西笑星 ..... (86)

**吕吉人**

风筝,在大洋那边 ..... (103)

**张步**

张步的步伐 ..... (122)

**王朝柱**

- 他，闯进史文学的大野 ..... (136)

**程连仲**

- 风雨平生 ..... (139)

**曾明了**

- 被残虐的祭旗 ..... (144)

**中野良子**

- 初春，我遇“真优美” ..... (148)

**邵远腾**

- 西非华人首富传奇 ..... (152)

心 影

- 怕过生日 ..... (171)

- 永久的悔 ..... (175)

- 又是秋天 ..... (180)

- 父亲的遗嘱 ..... (183)

- 丁香花开的时节 ..... (185)

- 母亲的诗 ..... (195)

- 酒人酒事 ..... (206)

- 还是无奈 ..... (220)

- 沉埋的忆念 ..... (223)

- 生命二题 ..... (227)

回环往复，天成出新 ..... (239)

世 影

- 闲话“知识贬值” ..... (247)  
涨了的“文价”与降了的 ..... (250)  
怎一个“钱”字了得 ..... (252)  
“绅士”絮语 ..... (255)  
关于名人 ..... (259)  
“现代”的忧思 ..... (263)  
不穿制服的横祸 ..... (267)  
盛夏话“热” ..... (269)  
人生苦短真情在 ..... (273)  
洗浴之“谜” ..... (276)  
“上帝”没有国籍 ..... (280)  
健康自白 ..... (283)  
关于《晨雾》的题外话 ..... (286)  
掌声种种 ..... (288)  
争做“石级”，不争交椅 ..... (290)  
青草与牛奶 ..... (293)  
莫负春光 ..... (295)  
司汤达的墓志铭 ..... (297)  
拾贝杂想 ..... (299)

“怪楼”冥思 .....	(301)
爱情描写种种 .....	(303)
喜剧的悲剧者鉴 .....	(305)
为文莫务钻营道 .....	(308)
救“心”的良药 .....	(310)
残旧的璀璨 .....	(313)
学者化与独创性 .....	(315)
序与跋与商品广告 .....	(318)
戏剧沙龙随想 .....	(321)
在印数的背后 .....	(323)
见仁见智说晚会 .....	(326)
夜话 .....	(328)
往事的启示 .....	(336)
一个“怪物”的魅力	
——读小说《都市风流》随感 .....	(339)
女性的奉献与奉献的女性	
——《世纪贵族》女性形象漫议 .....	(342)
人的歌	
——读黑孩的《根的报复》漫想 .....	(348)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国	
——《中国现代名人传记系列》读后 .....	
	(352)
民族文化这条河 .....	(355)
梦中梦外自不同	

——我说《廊桥遗梦》现象 .....	(358)
闲话文学的遗憾 .....	(361)
吕宋岛的思念 .....	(365)
马尼拉湾的日落 .....	(371)
碧瑶梦断 .....	(375)
生命文化的远渡 .....	(380)
人在边缘 .....	(385)
话说数字游戏 .....	(388)

人  
影



## 章含之

# 沧桑依旧

每个人都是一部书，每部书都有一些读不懂解不透的篇什——无论是读书人还是书籍自己，乔冠华的遗孀章含之女士何尝不是这样一部书！

在政治家、教育家、著名学者章士钊先生面前她是个乖女儿，在著名外交家乔冠华面前她是个贤内助、娇妻子、部长夫人，举世瞩目的毛泽东主席则从 1963 年始就称她为章老师——因为她曾教他学英语。

6 年前一个初春的下午，我忽然接到一位上海作家朋友的电话，久别通音，自然十分高兴。他约我去聊聊，我问去哪儿，他说去史家胡同章含之家。章含之？！我们虽从未谋面，心目中却又十分熟悉——那是在 70 年代的报纸上银幕上电视中，她或陪同高大魁伟的毛泽东接见国际友人，或同风度翩翩的乔冠华出访，而不论她同谁一起出现，都是一样的丰姿雍容，一样的修长华贵。

我如约前往，自然不用介绍我就认出了她。

“你怎么认识我？”她有些惊讶。

“别忘了，你曾是整个 70 年代中国四大明星之一呢！”我提醒她，故做神秘。

“明星？还四大？哪四大？”她有些迷惘。

“一对是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一对就是你和乔部长。”

“哈……”举座大笑，凡是过来人谁会忘记那段岁月！

“也难怪，那些年几乎没什么电影，也自然没有明星，我们就……”她慨叹着，“唉，都是历史了……”凄然，凄然得沧桑。

一声感叹赶走了我们初识的兴奋和兴奋中的风趣，我的心震颤了，随之生出一股酸涩。我望望她，虽是一条普通的深蓝色的西裤，一件宽松的宝石蓝色的毛衣，可套在她依旧修长依旧挺耸的身上，却也华贵依然，雍容依然。然而，在眉宇间、在前额那些细碎的皱纹里，却刻着她对过往岁月对失去亲人的深深的伤悼绵绵的依恋……

“……对不起，我不该……”

“没关系。老乔已经走 3 年了……这漫长的 3 年中我每天都一样的，想忘也忘不了……”可能为了礼貌，她努力挤出一丝微笑。

我们信步走进她的书房，书桌对面的墙壁上高悬着“老乔”的巨幅遗照，他对着我们微笑，笑得温存笑得潇洒。看到周围的黑框，看到两旁配挂的遒劲沉郁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挽联，这才意识到一代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外交家已经长眠九泉了。

“这是他临终时念出的最后两句诗……”

章含之有些哽咽，我沉重地点点头。

许是都想换换气氛，我们信步走进那个深深的庭院。那些梨树、柿树、海棠树，在初春的料峭中虽然有些已经滋出暗绿的新芽，可冬天的败落秋天的萧疏仍然重重地压着它。我们走到一株老梨树前，看着那凋零的枯枝、佝偻粗糙的树干，我停下了，似乎有种什么东西撞击着我。

“……它太老了。”我轻抚着它的枝体。

“是的，它活得不容易，几经枯荣。”章含之沉吟着。

“有什么故事吗？”

“这个院子太古老了，处处是故事，难忘的故事……”她陷入10年前的一段往事：

初春，新婚燕尔的乔冠华搬进章含之的父亲遗下的这所住宅。兴之所至，他们栽下了这株梨树，可几年后，这梨树结的果子又硬又小。章含之有些失望，与帮她栽树的工人商量后拔掉了它。中午，老乔下班后回家吃饭，章含之兴冲冲地告诉他：栽了两株很好的梨树，一棵是京白梨，一棵是改良雪花梨。饭后，她急不可待地拉他去院子里看。老乔一眼见到躺在地上的老梨树，便急切询问打算把它栽到哪里。

“没用了，干了劈柴烧。”章含之大大咧咧地回答。

“还能栽活吗？”乔冠华的脸蒙上一层怜惜。

“也许可以吧，”她被问得有些内疚，迟疑地说，“上午刚挖出的。”

老乔立即挥起铁锹，与帮忙的工人一起把它栽在南屋的窗下，之后，抚着发蔫的叶子说：“幸亏我回来得及时，救了我的老朋友。”

你等着，它会报答我的。”这一年，果然绿叶婆娑，满树果实。此后，更是年年如此。

“如今人去了，他的老朋友——这老梨树也几近枯死了……”章含之从回忆中醒来，不禁又是一番感叹。

“你以为老乔是个政治家，还是更像诗人？”我有感而发。

“这——”可能我问得过于唐突，她沉吟稍许，“要是人真能再活一次，我宁愿劝他做学问，至多做一个职业外交家……”

这些年我们很少见面，偶尔去看看她，见她忙忙碌碌，或撰写文章，或准备讲学，或接待国内外的朋友，精神似乎走出了往日的悲哀往日的凄寂。

章含之 1935 年生于上海。1942 年入上海圣心小学，6 年后进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女中。1949 年初为国共两党谈判，章士钊以代表身份来京，不久举家迁京，章含之遂入教会学校贝满女中继续学习。1953 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首次招生，章含之即被录取。1957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授课，3 个月后下放劳动锻炼，不久由于劳动成绩优秀，调回学校读研究生，1960 年毕业后继续留校任教，直至 1966 年“文革”时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遭批斗。1970 年 6 月，毛泽东亲自要她参加高教教改。1971 年 3 月调入外交部亚洲司，从翻译科长到处长、副司长。1973 年 11 月与乔冠华结为夫妇，于 1982 年与乔一起调入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次年 9 月，乔冠华逝世。1987 年，章含之调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9 年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外事方面的领导工作至今。

前不久的一个黄昏，章含之忽然打来电话，话筒里跳跃着那股

豁然与朗然。

“你在纽约还是在北京？”我知道，她已于5月应邀去哈佛大学讲学。

“我刚刚回来，现在在家里。”

“我看你。”

10分钟后我已来到那个宽大古老的庭院。那株古老的梨树果然随着它的老朋友去了，如今已形影无存，只留下一抔黄土。两株高大的海棠却绿茵茵地结满果实，透着烂漫的生机与繁华。院墙正在整修，宽大的客厅里是一袭簇新的墙壁、簇新的书柜、簇新的地毯、簇新的沙发……古雅的陈设隐没了，典雅的新生正悄悄走来。

“看看，我走了3个月，女儿尽了多大的孝心！”她领我参观着她的客厅、书房和居室，亲情的快意使步伐更显轻盈。

“看来养儿防老这话并不过时。”我调侃着，为她的快慰。“咦，妞妞（她女儿的乳名）不是在美国吗？”我忽然想到她女儿十几年前已去美国。

“这两年她一直住在中国，是她们公司派住北京的代表。”

“我还以为你这次去了美国也许短时期内不回来了。”

“这我可从没想过。”

“为什么？”

“这里留给我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轻快退去了，凝重与思索占据了全部空间。

“是啊，经历，回忆，使命……”